

寂寞阳江道 舟车载诗行

——清观瑞《卧帘日记吟》中的阳江驿路与行旅考

□ 陈计会

驿道漫长途，纵使骑马或乘轿，亦难排遣旅途的辛劳与寂寥。而诗人自有办法。他们一路观景一路写诗，将内心的寂寞和观景心得抒发出来，让旅途多了几分诗意。也因此，邮驿诗歌成为中国古代诗词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清代诗人观瑞，便是以邮驿诗作留存地方风物的代表。观瑞，字竹楼，满洲旗人。乾隆时礼部尚书、左都御史观保的侄子。嘉庆二十三年(1818)官文昌知县，二十五年，调廉州同知。累官至江西督粮道。有《邮程纪事草》《卧帘日记吟》《琼南唱和诗》等著作，诗文多记载其自广东赴海南途中的见闻轶事，极具史料价值，可补地方史乘之缺遗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他曾从电白入境阳江，又从阳春出境新兴，一路上记下阳江的山川景物、风土人情，为这片土地留存了一份鲜活而真实的文字印记。



观瑞在阳江行旅路线图 (陈计会制)

渡津访盐场 由儒洞至太平(织笈)



清代儒洞渡与伍蓝渡位置图(见《1787年海疆洋界形势图》)

由电白入境儒洞，观瑞有一段记录：“伍蓝乃小村落也。前五里即伍蓝渡，为电白、阳江交界，咫尺便属阳江鱼洞渡。双恩场在此道傍，多盐田。十里过车田渡，十五里至阳江行台，二十五里为飘竹渡，又十五里抵太平。中间徒步涉水数次，登舟过渡数次。水清洌不一，山平险不齐，舆行颇缓。口占巧夕后二日，阳江道中杂咏。”

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七月初九由电白至太平(织笈)的路途情况。伍蓝是电白县靠近阳江的村落，村前五里有一渡叫伍蓝渡，为电白、阳江交界的渡口。过了伍蓝渡，咫尺就是儒洞渡，可见这两个渡口几乎紧密相连。清代之前，这里还不是驿道所经。明代驿道是从印山出境电白的。但至少到了明末清初，就开始从儒洞出境电白了。屈大均有诗《次鱼洞》：“雨中白云起，隐隐数峰阴。”观瑞有诗咏儒洞渡：

鱼洞渡

此地水圆流，波光一顷幽。
由来鱼洞渡，渡口系扁舟。
曲岸环红翠，平矶聚白鸥。
浅真宜浴鹭，深或有潜牛。
(江中有鱼，名潜牛，能出水，与牛同)放掉人过去，回看一鉴浮。

民国《阳江志》载：“儒洞渡，过电白五蓝。”诗人来到儒洞渡口，发现清幽野趣：“曲岸环红翠，平矶聚白鸥”。红翠绕岸、白鸥聚集的景象，将渡口的生机与雅致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渡河之际，诗人想到水深处或许有“潜牛”。潜牛这种动物很古老，张衡《西京赋》中有云：“然后钓魮，纒鰻，捩紫贝，搏香龟，搯水豹，潜牛，泽虞是滥，何有春秋。”当时的人就去捉潜牛了。潜牛可能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。清代袁璜著《海错图》里称：“南海有潜牛，牛头而鱼尾，背有翅。常入西江，上岸与牛斗。”因为南海有潜牛，也难怪诗人过儒洞河时会想到这种海兽了。

阳江自古产盐，唐代有恩州场，宋代有双恩、咸水、海陵三个盐场，其中双恩场在儒洞至沙扒一带。双恩场产盐一直延续到近年。对于盐场，观瑞写过两首诗。

双恩场

煮海功开自夙沙，至今乐利颂无涯。
即看市有双恩号，从识征无什一加。
每喜虎刑供在庙，谁驮驢老于车。
相期此地司盐者，勉作盐梅佐帝家。

在中国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崇拜神，盐业的盐神也不例外，分别是最早煮海盐的始祖夙沙氏、最早的盐商胶鬲和最早的盐官管仲。全诗围绕盐场的历

史、功用与治理展开。“双恩号”是当时的著名品牌，但却从征收“什一税”，强调双恩场的盐政宽松、赋税公允。此诗前半段赞美盐业生产的历史功绩与惠民实效，后半段笔锋一转，批评盐政管理的法度与用人问题，有才干的盐务官员或从业者，未能得到重用，只能困顿于琐碎事务。最后以“盐梅佐帝家”寄寓对盐官的厚望。可以说这是一首关切民生、针砭吏治的咏史怀古诗。或许诗人路过儒洞时听到关于盐场管理的议论。另一首写盐田。

盐田

和羹原素志，今喜见盐田。
错也分中上，形还偶十千。
灌顶丁户力，晒趁午晴天。
赋入盐差省，功缘煮海传。

对于诗人而言，“双恩盐”或许早就有所听闻，但今天见到这片一望无际、纵横交错的盐田还是充满欣喜。当诗人深入了解，发现淋卤灌溉等生产工序耗费盐丁大量的力气，同时还要抢抓在正午的烈日下晒盐，内心感觉制盐劳作是何等的艰辛。

由儒洞赶往太平，中间还要过两个渡。诗人以诗记之。

车田渡

辗转飞泉注，纤徐复奔怒。
我行此地过，云是车田渡。
渡头流水鸣溅溅，车影波光互旋舞。
到岸回看绕云树，曲曲重重环瀑布。
啣啣桔槔声，随人过前路。

“车田渡”，阳江县志失载，但载有“车田河”。民国《阳江志》载：“车田河水，源自石圭岭，西流十五里迳搭筒村南，又九里至街北，会于山水，又屈南流里许为车田河，又十里至门口海入儒洞河。”车田渡水流潺潺，人影晃动，云雾缭绕着树林，重叠的瀑布曲折连环，景致清幽。诗人生动描摹了岭南古渡口富于乡土气息的景致，画面感极强。过了车田河，接着便是飘竹河，织笈河的上游。飘竹河也有渡口。

飘竹渡

古渡有流沙，此乃名飘竹。
舟过一叶轻，人影摇波绿。

民国《阳江志》载：“飘竹渡，在太平下十五里，过蒲牌。”“飘竹”，先不论它的来历，就字面上都感觉到一种美。“舟过一叶轻，人影摇波绿”，一叶轻舟，摇动绿波，营造出宁静悠远的意境。过了飘竹渡，便是太平城在望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原来的儒洞渡也好，车田渡也好，还有飘竹渡也好，公路开通时都建了大桥，分别为儒洞大桥、车田河桥、飘竹大桥，行旅方便，今非昔比了。

诗人当晚在太平歇脚，有诗为证：

是夜宿太平，太平符吴汝华馈香茗一盒，诗以谢之

客馆张灯秋兴，满斟琥珀沁流霞。
夜深醉起诗脾醒，月下徘徊一试茶。

夜宿太平驿，得到驿丞吴汝华赠送的香茗一盒，诗人感其心意，以诗答谢。此茶是否现今的阳西东水山茶，有待博雅之君考证。据民国《阳江志》载：“东水山，产茶，最佳。”月色、孤影、香茗，三者相融，让羁旅的秋夜多了一份风雅与温暖。

行山谒古庵 自太平(织笈)至清湖

自太平往阳春，要过大墟渡、平岗嘴渡、茶亭、尖站行台公馆、普济庵等地，然后到永安驿附近的清湖坐船，沿漠阳江逆流而上。

吴川状元林召棠曾多次路过普济庵，并作诗记之。观瑞此行路过此庵，亦留下诗作。诗中小序云：“自太平起程，过大墟渡、平岗嘴渡及茶亭，有尖站行台公馆，共行六十里。憩息于小庵中。庵名普济，古刹也。殿宇

不甚宏敞，而洞门石径，花木深深，煞是清凉世界。且住持融光上人颇饶戒行，相与嚼茗清谈，自笑宦轍驰轮，彼蒲团跌坐。送以焚献资，兼赠短句。”

暂息征鞍理上乘，祥光云水一层层。
人来鹭岭谈真谛，虚拥莲花见慧灯。
冠盖驱驰惭俗客，蒲团趺坐美高僧。
他年约共寻山去，我著芒鞋尔担簦。

从太平至普济庵六十里，诗人在庵中与住持融光上人相谈甚欢。“禅房花木深”，在这清幽的古刹，让人有超尘脱俗之感。诗人联想自己为了仕途终日奔波劳碌，愧为尘俗客，内心颇羡慕高僧能安坐蒲团之上，静心修行，不染尘器。

由于前面写过两个渡口，此段路上的大墟渡、平岗嘴渡诗人就不再费笔墨了。

泛舟观江墟 由清湖舟行至春城

由普济庵至清湖，约三十里。诗人写道：“时将夕矣，急赶行三十里至清湖地方。此处仅有猪船，船中前养猪，后养犬，人畜杂沓，尤复篷窗窗，碍难伸曲。晚炊毕，夜行二十里遇雨，即泊于阳春古良税馆。盖初十日行程未及百里焉。”

这里记录行船条件之简陋和艰苦。船小不算，还前养猪，后养犬，人畜混杂，况且篷窗低矮，屈曲难伸，可见其行旅多难。由清湖至阳春古良税馆，二十里水路。古良在潭水河与漠阳江交汇处。沿漠阳江逆流而上，诗人有《阳春舟中杂咏》多首纪行。

潭水墟

昔有舟中市，今看潭上墟。
一洼真泽国，两岸即民居。
未许桃花似，宁教柳絮如。
日中人正集，多半话樵渔。
(墟中贸易多米薪鱼虾之类。)

马水墟

云长为坎德，房脚应离精。
水马原分象，村墟乃合名。
投钱思往事，辨道记前程。
利济占贞吉，舟车任远行。

古代的墟市大多临水而建，马水墟亦不例外。诗人以星象、五行典故开篇，追溯阳江“马水墟”的名称由来，同时联想到汉代陆绩、吴隐之等廉吏行经渡口、墟市，饮井水后投钱以偿，

雨中舟泊涌口

江城如画海天秋，烟树茫茫暝色幽。
石燕拂云飞浦寂，金鸂吹雨到船楼。
棹停曲渚迷红翠，人语中流起白鸥。
未得携筇看采药，番番负过春州。
(涌口出砂仁，城中更多，以雨阻未得登岸观玩。)

涌口在阳春城西漠阳江边，诗人到来时正值秋雨迷蒙，烟树茫茫时节，晚泊江岸，但见“棹停曲渚迷红翠，人语中流起白鸥”，意境清幽。春砂仁早已闻名天下，诗人本欲泊舟登岸，持杖寻幽看采药，却因秋雨阻隔未能成行颇觉遗憾。

舟车跨云霖 自春城至云霖出阳江境(新兴界)

由春城沿漠阳江北上，观瑞将迎来两个墟市：一是合水墟，旧名夹水墟；一是春湾墟，旧名黄泥湾墟。他留下两首诗。

夹水墟

隐隐村墟集午烟，行看夹水有山廛。
舟过左右分双港，市列东南带二川。
一哄人声沿岸起，几家帘影对门悬。
中流自在乘风客，摇曳轻帆雨后天。

所谓夹水墟，是指墟市位于西山河汇入漠阳江处，两河夹流，现名合水墟。雨后初晴，诗人入行至夹水墟，见到“夹水分双港，带川列市廛”的独特地理格局。正值午间，墟市炊烟袅袅、人声鼎沸，一幅鲜活烟火景象。

黄泥湾雨雨

厥土惟黄壤，江流曲曲湾。
客舟维此地，树色隐前山。
雨马纷纷骤，云车急急还。
江声添几起，不住响潺潺。

黄泥湾是漠阳江上游重要墟市，历来是阳江往肇庆和省城的必经之道，也是水路转陆路的关口。诗人至此遇雨受阻，只好泊舟待晴。“江声添几起，不住响潺潺”，基调清寂而不萧瑟，略带羁旅的淡淡怅惘。

诗人写道：“按，古良起程，共水路二百四十里，一日可抵黄泥湾。因连日遇雨十一日泊涌口，十二日泊黄泥湾，十三日风雨大作，难以登岸陆行，即停泊。镇日舟次雅咏，篷窗

兀坐时所作也。”诗人交代了从古良口行舟至此的情景，上面几首诗是行程中作。

黄泥湾起陆行出境新兴，途中有一座重要的桥梁为云霖河桥。诗人称：“云霖河桥凡五洞，高二丈许，长五丈余。康熙五十六年建，乾隆二十九年重建。十三之夜漏五下，风雨声寂，急起，命仆夫戎装登岸，蹙行十三里抵此桥时，天色正曙。波间云日与道上长虹掩映生辉。與中成《云霖河》一律，并《云霖河桥行》。”

由黄泥湾起程至云霖河桥十三里路程，作诗二首记之。

云霖河

江澄如练浪滔天，河记为霖与出云。
谁有东生频祷祝，何来苍狗变氤氲。
祥符三日零甘露，瑞应千秋祀汉汾。
好颂嘉名数帝泽，一时民俗共忻忻。

云霖河是漠阳江上游的支流。民国《阳春县志》载：“云霖水，在城北九十里，出盘龙诸岭，绕旧铜陵至云霖岩，南流入漠阳江。”诗中“云”“霖”铺展祥瑞意象，将地方水系与国家恩泽、乡土祈愿相融合。

云霖河桥行

云霖河桥何磊落，百年之间重兴作。
浮梁百尺连西东，高迎朝旭耀晴晓。
晓晚晓日落波红，飞霞千叠映长虹。
虹影波光雨生色，照见征人行得得。
得得来无颠侧，拟到天衢歌利涉。
古人遗迹今人看，应怀万古千秋力。



《卧帘日记吟》封面



双恩盐场盐田 陈计会摄